

法於募鍼其身則第其本則鋒長一寸六分主瘡熱出血也第五鍼應五音失五音主冬夏之分以子午而分所以爲病者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經脈故爲之治鍼者合其末如鈎針可以取大疎也故下文五曰募鍼取法於衛周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瘡瘍兩熱相爭者也第六鍼應六律六律所以調陰陽四時而合於人身十二經脉今虛和客於經絡而爲募鍼故爲之治鍼者必令其尖卻是且圓且發其中身則微大所以取此募氣也故下文六曰關利氣取法於募其末微大其身及小可深納其鍼長一十六分主取募者也第七鍼應七星蓋人有七星人有七竅爲邪所客則合於經絡而爲經鍼故爲之治鍼者令尖如蚊豆之隙靜以徐往微以迅則正氣因之而復其真邪難俱往以出而可以塞其止氣不使之外洩也故下文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治熱痈瘍在筋者也第八鍼應八風蓋人之手足各有殷蔽關節計八九八正之風也內於肩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募氣故爲之治鍼者必長其針而可以取大氣之不適也故下文八曰長氣取法於募鍼長七寸止主於取深遠之筋者也第九鍼應九野人之筋解皮膚之間似地之有九野而達邪流汎於身如風水狀不能避於機關骨肉皆爲之治鍼者令小其針可大如蠅其鋒微而可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所以文九曰大鍼者取法於鋒鍼其

張忘聰曰此篇論九鍼之大運應天地之大數而合之於人人之身形應天地陰陽而合之於鍼天地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之大數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三分之而九九而九之九九之十一以起黃鍼之數肺屬金而位尊高爲臟腑之蓋故庶天者肺脾屬土而主肌肉故應者肺血脈者人之神氣也成人生之血脈也經絡出於四肢以應歲之下一月散合於四時八風七政而在上故應天之七星脅有八節故應八方之風九野者在天爲分野在地爲九州在人爲頭首膺喉手足腰督故曰其氣九州九竅皆通於人此鍼道通於天地而各有其式各有其用人之血氣少有蓄滯則爲病形爲癥是九鍼皆取氣取壅收通黃帝謂之身形爲九野奈何伯伯之言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右足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夏其日戊辰己酉右臂膀百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秋其日庚申己未右臂膀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辰己亥腎尻下廉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陷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然大矣未乙卯在在之日及戊戌己亥此九日善候八正之氣所在左方右足身體有犯者欲治之無所值之日治而濟之是乃天忌之日不可以輕犯也

張忘聰曰九野者九州之分野也按星書立春應天文巽尾分野禹貢冀州之城春分應天文心房分野胃督徐州之城夏應天文翼分野胃督荊州之域夏至應天文井分野禹貢豫州之域立秋應天文參井分野禹貢豫州之域秋分應天文奎尾分野禹貢兗州之域立冬應天文危分野胃督青州之城冬至應天文牛斗分野禹貢州之域應天文狼星分野禹貢豫州之城地有九野九州人有九竅九竅皆上通於天之氣以身形應九野而合於天之四時八節而手足之土復己者上屬四肢也歲半以上天氣主之歲半以下地氣主之歲晚頭首應夏至者身半以上爲陽也腎尻下應冬至者身半以下爲陰也丙午屬火故主夏壬子屬水故主冬癸主火內出入之

卦徵因正以取大氣不能過關節者也

冬至而壬子日屬水居北故應之至於左足應立

春戌寅己丑日應之蓋己巳主壬子兼四方而害丑則居東北方也右足應立冬戊戌壬午日應之己主壬兼四方而庚子己主壬兼四方而辰巳主壬兼南方也右手應立秋戌申己未日應之己主壬兼四方而申未則居西南方也六腑蓋戊己主上兼四方而申未則居西南方也六腑與腰下之腰肝督三藏應於中州乃大禁者也蓋大禁諸戊己亥日而乙丙所在之日即如冬至壬午癸立春居天商春分居倉門立夏居陰洛之己主壬兼四方而丙未則居東方也六腑蓋戊己主上兼四方而申未則居西南方也六腑類是也亦宜參之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則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犯者欲治之無以犯所值之日治而濟之是乃天忌之日不可以輕犯也

標故主春卦，分蓋春主陽氣上而陰氣下，秋主陰氣下而陽氣上也。卯酉屬太陽之正經，故主東方，故其日正者，八方之正位，所以候八風之邪，邪以勝至者，是謂天忌日也。王子律曰：按庚申經云：「六戊為天門，六己為地戶，故為天忌。」震賁侯曰：崩廟也。天心應乎地，故左足而右足應焉。天忌日，則宜立石柱右足，應立左足者，氣復歸於下也。

張志聰曰此二言人有貴賤君子小人之不同形也。貴者人形彩氣志苦心平者之人形苦志棄形樂者形體不運氣血津液散故當治之以發引以舒其筋脉樂志樂則心靈體解故當治之以減石以疏其氣志者心之所發也咽乃開肺之門而胃主肺形吸氣而作悶鴨音也乃藏心之音而內應於心臟故形志皆苦者病生於腎陽之不足故當調之以甘藥氣之寒者心肝脾肺則傷厚是以形聲驚恐而脾臟不通氣氣不行則爲亡氣病因於內故當治之以接摩導葉是謂五形志也。

五氣之心主竈肺主坎王通腎王春督太火

馬時曰此言五臟之氣爲病也按三部九候論曰心爲噫膈解篇云所謂走心爲噫者盈盛而上走陽明則絡於心故上走心爲噫也不經口問黃帝曰人之嘑者何氣使然成呼吸曰寒氣客於胃胃散下上散故曰反爲嘑也又曰口在聲爲寒又曰寒氣據於口正以心氣主肺而胃又有寒故從之而聽耳全於本經解篇歸論之爲病亦曰善噫蓋脾胃之病無以異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肺在變動爲欬故肺主於欬也又曰口在聲爲寒然病時氣可忍者口聲也而言病也不吞者食明也篇黃帝問曰人之大者何氣使然咯啞者呼氣日行於陽半夜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吸氣者主上陰者主下故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氣呼氣也又曰口氣聲者彼後聲也而此言病也不吞者食明也篇黃帝問曰人之大者何氣使然咯啞者呼氣日行於陽半夜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吸氣者主上陰者主下故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氣呼氣也又曰口氣聲者彼後聲也而此言病也不吞者食明也

張志聰曰伯高云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水竅皆入於胃五臟六腑皆受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敷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以次傳下 王子律曰

淡附於甘故淡入胃 五井精氣井肝則喜井肺則悲井脾則恐井腎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臟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精氣并於所喜之臟也陰陽應集大論曰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腎在志為恐今肝虛而餘躁精氣得以并之則為憂夫在志藏精氣得以并之則為喜善喜者因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爲病也肺虛而餘慄精氣得以并之則

爲悲夫在志爲悲而此曰憂者憂甚則爲恐也腎虛而餘懶精氣得以并之則爲忘而此曰畏以過氣得以并之則爲忘失而此曰過以過思則畏勝也此乃五臟之氣虛而相并者也

王子律曰肺在志多憂精氣并於肺則憂者所勝之氣乘之也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藏精氣并之故喜經云肺有餘則笑不休是也精氣并於肺則肺舉而液上溢肺上溢則立生而志喜在志爲惡五精之上溢故上溢而志喜在志爲惡而病過猶不及也

王子律曰肺在志多憂精氣并於肺則憂者所勝之氣乘之也多陽者多喜心爲陽藏精氣并之故

此因陰氣虛而餘懶之精氣并之者爲病也陰陽應集大論曰心在志爲喜傷心腎在志爲惡而傷腎乃有餘而爲病過猶不及也

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臟所惡者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所惡之邪也肝屬厥木其性虛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心屬少陰火其性與暑氣相通而受熱則傷脈故惡熱肺屬土太陰金其性本寒故惡寒腎屬足少陰水其性喜潤故惡燥脾屬足太陰土除其性喜燥故惡溫

王子律曰肝惡氣心惡熱脾惡濕惡木氣之勝肺爲潤金故惡寒脾爲水藏故惡潤而皮燥蓋五行之道制生則化故各有所欲而各有所忌也

五臟心主汗肝主淚脾主涕腎主渴肺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論曰辛之逆制生則化故各有所欲而各有所忌也

王子律曰木散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臟水火之津液治注於外竅是爲五津液奉

之養目乃肝之液目乃肺之液三臟之液各出於本臟而滲爲源而泄也兼象玉英土液之道也

腎之液從任脉上出於舌下故督主唾又云舌爲之液受五臟之精而養之腎之液復入心爲血入

心爲氣血之源而心爲血之主汗鼻乃肺肝爲氣而肺爲火爲水爲陰火爲汗故主汗鼻乃肺

所以淮耗空寢者也此謂腎臟之液也

王子律曰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論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酸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合多食

王子律曰懷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氣血肉筋骨

而爲病是以上古之人形勞而不倦蓋不可久而太過也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閉章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則傷脈臂腰膝故傷骨行走路極則傷筋是五禁而傷五臟所主之形也

馬蒼曰此言五味各有所走也宣明五氣論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酸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合多食

王子律曰懷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氣血肉筋骨

五臟之所生也是以五味各自走其道

五臟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合多食

王子律曰懷苦甘辛鹹五行之味也氣血肉筋骨

病骨病無多食鹹走筋筋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合多食

王子律曰此言五味之有五禁即上節之義也

王子律曰我者酌其適中而不可多也夫五味入口內養五臟外濡形身病則嗜食故宜裁之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病有所發也腎爲少陰主於

腎臟爲太陰主於肉故陰分之病發於骨肉心爲

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

故傷久立者必勞脾故傷久行者必勞肝故

傷筋此久勞所病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久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

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

故傷久立者必勞脾故傷久行者必勞肝故

傷筋此久勞所病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久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

心故傷血久臥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

故傷久立者必勞脾故傷久行者必勞肝故

傷筋此久勞所病也

爲陰症在體爲風故稱風發於血脈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故陰病發於肉內謂諸陰之所謂陰氣也方園曰陰氣盡因本氣自逆而生寒也肝爲杜門之氣腎爲水氣之氣則奉生者少春爲風厥肝臟之陽病發於冬肺爲杜屬夏氣則奉收者少秋爲疾氣發於秋故肺臟之陰病發於夏故言五臟病皆有因所生之氣而爲病者有因本氣而爲病者以五之母氣而爲病者有因本氣而爲病者也

曰瘧筋力重除邪入於陽轉入於陰則為瘧疾矣。人之生於陽者主心，生於陰者主腎。夫心主言由腎間之動氣而後發，邪入於腎藏之氣而入於心，則心氣虛而陽氣弱矣。陰則弱者靜陰分之邪而出於陽則善惡上節而病也。五臟之氣自傷於此，蓋五臟爲邪所病。五臟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也。

馬時曰此言陰陽各經有血氣多少而刺之者必
有其數也。故論曰氣有形志論曰太陽常多血少
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少陰常少
血多氣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又曰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惡氣
血刺太陰出氣惡氣刺少陰出氣惡氣刺厥陰出
血惡氣也。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
大陽者足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少陽者
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也太陰者足太陰脾經
經足太陰肺經也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
陰肝經也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其
各經氣血自有多少故刺之者凡多者則出之少
者則出之也。王子律曰此與王音五味篇中之論相同而重見
者以五運而生六氣也多者宜出少者不宜故曰

馬懿曰此三五卦之爲雨也邪氣久於陰而入於陽則雨布有終而爲任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陷邪有始而爲應宣明雨則陰陷而爲應邪此曰人於陽寒則爲雨氣共則爲風則爲陰也正以陽氣上升故須賴有火如頭痛眩暉等諸症也直謂五氣論曰神陰則爲病此曰邪入於陰而轉則爲滯正以陰爲邪則營氣不足而爲病也又此曰陰陽者亦皆營衛二氣也陽氣之邪入於陰則其病也能靜陰氣之邪出之於陽則其病也多惡是乃五邪爲病也

馬將曰此言五藏所有所藏之神也後本經本神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善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精相搏謂之神神隨往來而精益精謂之魄魄以藏身所以任物者謂之心之所有能謂之意意之所有謂之志志因志而有發謂之思因思而有慕慕謂之慮因慮而有處謂之智又曰肝藏血而舍魂肺藏營而舍魄心藏脉而舍神脾藏氣而舍意腎藏精而舍志觀此則本節大義可識矣

五主心臟肺之皮膚主膀胱主心肝腎主骨
馬華曰此言五臟之所主也括盡同義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骼是之謂五主也
王子往曰上節論五臟內藏之神此論五臟外合之形

足陽明太陰爲夫裏少陽厥陰爲夫裏太陽少陰爲夫裏足謂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足謂之陰陽也
馬華曰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本實與脾腎膀胱等爲合各爲表裏乃足之陰陽六經也
也大腸與三焦共爲表裏小腸與心各爲夫裏乃子之陰陽六經也曰足者以其并榮衛而合營舍空自足而行也口手者以其并榮衛而合等自手而行也氣血形神未云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

萬有餘憊不足言必先去其本徑受病之血乃

去其所有苦如肝苦急心苦躁脾苦溫肺苦氣上逆

腎苦勞之類又何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安脾欲

緩肺欲收腎欲堅之類然後分其有餘不足而補

瀉之也

張志聰曰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亦有此

六氣合於手足十二經脉六腑蓋藏有九

人有九九地有九九皆上通於天之六六也

歲寒論篇第七十九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瘡痏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里有病瘡痏而下衛氣一日夜常大奮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日作其先客於脊也故每於風府則勝理

府始時邪氣麗於門而入者日下一節至十二日則入於脊內以注於伏衝之脈由是循伏衝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在前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而日高故其病上行而早也張志聰曰全篇大義衛氣充行於皮膚肌腠爲人身形之外衛氣行陽夜行陰應天運之開闢一日夜太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二日內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上出於缺盆者者邪氣於肌膚至於衛氣外出陰陽遇寒與熱爭邪正相持而發為寒也衛氣日下一節則開其下節之勝理邪氣因開而入與衛氣相遇而病乃作伏衝者衛脈伏行督脈爲經絡之海衛氣循外而下而入於風府則勝理也

至而內搏於五臟深尋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掩欬而作焉

馬蔚曰此言瘡之間日而作者之義也上節言發

有早晏不出於一日之間所發者蓋每日間有早晏不同也至有不於每日發之而大日發者謂之

馬蔚曰此言瘡之所發而有晏者也帝以瘡所

發之時或早或晏爲瘡發者而下節則勝理於

風府甚於其邪自項發寒者而下節則勝理於

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晏而明日又出於足太陽膀胱之經明大上至於頭項行後項大會於督脈就發之謂明大上至於頭項行後項大會於督

脈之風府凡人之項背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自大椎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為二十四節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是矣蓋此步先客於

黃帝曰衛氣至於風府則勝理乃發則引人焉其明日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氣之所應必開其勝理氣之所舍則其府也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寒也若異同類而風常在而寒特以時休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寒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馬蔚曰此言風寒與寒氣相似然風常在而寒則

有寒而体也帝問風誰之所感者風也寒氣之所

馬蔚曰此言邪氣雖因衛氣而或入或發然邪之所感無常形則凡邪之所舍無常府也夫衛氣每至於風府則勝理乃發則邪入其邪氣隨衛氣

如寒氣所謂衛氣之虛體不同邪中異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

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

氣之所出與邪氣合則必開腠理而病發則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蓋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出缺盆中其象上行一日一晝夜於風府則勝理也

復有不當於風府者奈何伯言風之所府者無常

如寒氣所謂衛氣之虛體不同邪中異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

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

氣之所出與邪氣合則必開腠理而病發則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蓋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出缺盆中其象上行一日一

晝夜於風府則勝理也

復有不當於風府者奈何伯言風之所府者無常

如寒氣所謂衛氣之虛體不同邪中異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

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至手足而病由是衛

氣之所出與邪氣合則必開腠理而病發則邪氣之所舍則其府也蓋必盡由風府而入哉

張志聰曰此言衛氣出缺盆中其象上行一日一

晝夜於風府則勝理也

感者有風有寒有暑本相合同類然氣亦常在而

寒則有病而休此所以可疑也但言風氣客於其

處則亦常留其處所以常在而無作止惟氣則

隨經絡而入日沈而內薄故必同衛氣之應而寒

始作也

張志聰曰風乃天之陽邪故留於太陽之分寒乃

寒寒著溫之邪主陰陽寒熱之往來故隨經絡之

出入沈以內搏與衛氣相應乃作衛氣隨經絡

交相逆順而行者也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

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則皮膚潤而腠理闊

風邪乘因得以入予將必須八正虛邪方能傷人乎

少師答曰不然賊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執必

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

也其入深以留其病也余以遇

馬蒼曰此言藏風之中人必不以時其感之暴而

發之遲有時也有寒風之邪

氣運能傷人而非由於八正者彼八正虛邪如前

九宮八風篇所謂太乙入後於中宮乃謂八風占

吉凶及本篇下文所謂八正之候候此者常以冬

至之日太乙立於井數之宮云者是也故言賊

風邪之中人不得以時考其入深而病人亦卒暴矣此雖

寒暑之往來故八風之中人也有寒風而有著風

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則皮膚潤而腠理闊然

故風邪氣之中人也蓋因人氣之虛實開闊而入

或淺深不因寒暑之開闊也

而月與天會月乃陰魄故月之盈虧應木之消長

月朝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蓋月有

盈仄虧於西則滿於東月生於西故從西而盛於

東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腠理司開闊

者也故衛氣盛則肌肉充皮膚微毛要堅腠理鄭

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

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

氣極肌肉充皮膚微毛要堅腠理鄭急則海東盛人血

時雖遇賊風其入深不至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

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腠理開毛

髮殘燃理薄燒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人深其

病也卒暴

馬蒼曰此承上文而言人之有病者其所感之邪

亦有時也上文言就風邪氣其中人固不以時而

此節則言一者亦必有時也是故有寒溫和速

勝理不開而猝然病者正以平居之際其勝理間

懈怠急也有時也人與天地相參身與日月相應

應天之月滿則地之海水盛於西人氣血積於身

而凡肌肉皮膚毛髮腠理者尤密蓋雖燒垢亦

三集通會之處故曰集理燒垢者火土之餘三焦

主火肌肉主土故焦理薄則燒垢謂肌肉減脹

燒垢者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深不深至月郭

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

肉則皮膚腠理開毛髮腠理者肌肉之文理乃

三集通會之處故曰集理燒垢者火土之餘三焦

主火肌肉主土故焦理薄則燒垢謂肌肉減脹

燒垢者當是之時雖遇

張志聰曰逢年之歲者六氣司天在泉之不及也逢月之空者月郭空之時也失時之和者四時不正之氣也夫衛氣與天地日月相參應是年之歲

月之空時之運和皆土衛氣失常兼衛氣者衛之而爲固也衛氣虛則營理陳而邪氣直人於內故爲暴病卒死夫二處三言民所共由當曰此一夫之論者謂盛邪致風人逢之則周身不次下文之風能傷天下人者也故曰風如狂矢石焉帝嘗憇瘧篤甚之所曰昔人問何因然少卿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卿曰常以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娵訾之宮其至也天必憲之以風屬之有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人者也其之後多病者十至一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蓋

春此賊風之所以傷人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
太乙立於叶蠶之宮風雨從南方來是謂從後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夜則可避而晝則難避因
或中之則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於立春則陽

氣大發而驕理正開又值風從西方來是亦從後來者爲虛風也蓋西方以南爲後東方以西爲後耳此則兩次之虛邪相搏人之經氣相結而代厥

自見矣然不特此也諸凡太乙居於別宮如立春遇西與北風之類皆謂之遇歲星也大抵歲之賦風有多少則兵病之多少死生降之矣

張志聰曰八正者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定八方之正位以候八方之風雨也冬至之日風從南方來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此當

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冬至子之半，其氣始葉，故虛邪人客於骨而不卽發。立春時，陽氣大發，則人之逆氣亦隨而發之。

脈理間而立春之日必逢西方來之微風雨和相搏則經脉結代矣風者天之氣雨者天之露故謂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一歲之中得

及時之風雨而少賊風者是因歲之和則歲美臣安少病如風雨不勞又多烈風邪氣而失時之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乙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車

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

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

鄭從西方來曰「白骨胥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風從東南方來害屋舍石國有大災也正月風不威民不病天寒而風霜貫尸多病此所以候歲之凶也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多寒然四月己不暑民多瘧疾十月申不寒民多瘧死諸所謂風者皆是風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

馬融曰此言正月朔日有所占之風而餘月亦然所占也

張志聰曰正月朔日候四時之歲氣者以建寅
月爲歲首人生于寅也二月丑不風者又常以

至之日太一始居叶都之宮以候天之風雨以
子之月爲歲首天閏于十也三月主辰三月戊
溫者辰與戊合也在十二月所主在十二辰右

氣所主在三陰三陽故曰三月戊不溫四月己暑蓋或從六氣或從十二辰也寅申少陽主氣用申不寒者以六氣之主詩也天干始于甲也

始于子如子午之歲寅申少陽主五氣之九月十月申不寒者主氣失時民多暴死蓋四時

客之氣三陰三陽之所主也以一日之四時而一歲之四時者日日隨天道環轉一周而歲與會也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者正風也因發木

沙故國有災也天寒而風二月丑風謂和風也所謂風者皆折木揚沙之烈風又無和潤之雨故民有死亡也

卷之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賴匍匐而前恐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得久而不寐復得復眩被髮長跪復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裏爲眼膏之精爲膽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裏筋筋骨血氣之精而脉井爲手屬於腰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襲其身之處其入深則窪眼系以入於腦則腦轉船轉則引目系急目受牽則目精失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止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意亂是故眩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也故神魂合而神不轉矣而目者心健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而目不自能轉放非常靈神魂散不相得故曰恐也

所中之理言

馬華曰此因帝問而明惑之所由然也清冷之臺東苑之所有也惑者惑也帝之所言形若精神惑亂之義蓋不然此氣卒然而然若不可測伯言人之精神魂魄散不能收故以之而然然惑本於人心主五臟六腑通於目目足少陽之經也肝膽心主筋筋之精爲黑眼心主黑血之精爲絡所以絡其氣也肺主氣之精爲白眼脾主肉之精

爲約束所以裹攝筋骨血氣之精也而與血脈相

并則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又因憲其身之處則邪入深則窪眼系以入於腦由

是腦因形而轉動至於牽引目系而惟惟目系急則目連眩以轉其精自斜不相比並精氣自散視物歧一爲二而爲惑也何也目爲五臟六腑之精者術運魄之所常通神氣之所內生今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以不殆於惑也且此目者蓋闔陽相合而傳斯精且明兒見物歧一爲二則陰陽不相傳而不得精明矣况此目者固爲五臟六腑之精而實處之於心是目與心之所使也惟心

爲神之所含令心之神精既亂而目自不能轉放卒然見其常之處而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此惑之所由然也今帝上清冷之臺而惑者其見非常之惑也

張志謙曰清冷之臺東苑之臺名也或輒亂也精精明也藏也眼者黑白之總名也晉之精

張志謙曰清冷之臺東苑之臺名也或輒亂也精精明也藏也眼者黑白之總名也晉之精

爲膽子筋之精也筋之精爲黑眼肝之精也血之精爲膽心之精也榮氣之精爲白眼睛之精也約束者目之下綱筋肉之筋爲約束牌之筋也裏摶筋骨血氣之筋心主包絡之筋也包絡之精與脉升爲目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是諸脉會上

系於目會於腦出於項此脉系從下而上流而上後也若邪中於項則窪眼系入於腦則腦轉

轉則引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用

馬華曰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論惑而遂及善忘以

矣精散則視散而見兩物矣夫心藏神腎藏志肝

藏魂膽藏魄脾藏意此五臟所藏之神志也目者

五臟之神之精也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

故目乃心之使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亂而不轉則

卒然見非常神精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惑去之則復

予唯獨爲東苑勞神乎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

有所真神有所惑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

也伯又言惑起於心必先有善惡而又卒然更於

外物故精氣亂目視誤而遂至於惑耳矣其神氣

既定乃復復初也凡人情始有所聞聞迷而不

寤則惑而不已矣

張志謙曰夫火之精爲神木之精爲精氣精上著於

神其養於目而爲精明若神厚於筋則精氣亂而

爲惑矣彼此猶無九鍼之道實在得神能存乎

精氣神可者無惑於天下所以修身養生治國治

民還在調養精氣神三者是以內經兼言本經言

古天皇未始解精微論所以御養生也本經言

論九鍼木結大盛養植所以治國治民也

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

氣有餘陽冒而心肺虛則憂鬱留於下久之不

以時上致善忘也

下等邪此則言人之所以善忘也惟人之下氣有

餘故勝胃居下者實上氣不足故心肺居上者虛

心肺盛則營衛之氣留於下之腸胃而久之不以

持上宜乎其心之在上者善忘也

張志聰曰本篇云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魂

魄之所常營也八正神明論曰觀其真異者言形

氣營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又曰營所必

知營衛血氣之盈衰故此以下復論營衛之行所

當詳審者也夫營衛生於中焦之陽明運行於形

身之外內氣者先天之真元生於下焦津水之中

上通於心肺掌轉於上下上氣不足下氣有餘則

腸胃實而心肺虛矣處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

時上故善忘也

黃帝曰人之善飮而不善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

氣井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較消故善飮

氣逆上則胃脹滿故不善食也

馬蒼曰此言人之善飮而不善食也夫善飮者宜

嗜食今善飮而不嗜食者正口精氣井之於脾而

熱氣留之於胃胃熱則消穀較善也胃氣逆

上於上院則中脘當留故胃不開而不善食也

張志聰曰原主胃行其津液者也胃氣逆於脾而消

穀善飮者入於胃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別出

別走陽明矣胃臨者胃之上院大氣不行則上焦

虛而胃脹寒上焦虛寒不能主納故不嗜食也

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

入於陰常留於營謂於陽則陽氣滿矣則陰滿而不得

入於陰則陰氣盈矣盈則陰滿不得行

馬蒼曰此言氣之所以不得臥也人病不得臥者

正以營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則陽氣滿而陽

滿故不得入於陰也陰氣虛所以目不得瞑耳

張志聰曰陽陽者足太陽之別起於足之外踝循

脣上則胃脹滿從口吸至目內鼻而別歸於陽明陰

騎乃足少陰之別起於魚之後督背入缺盆

從腰悶至目內歸於陽明而行陽二

十周下行陰分而夜會於目行陰亦二十五周

而夜會於日是以衛氣出於陽則目張而寤入於

陰則目瞑而臥故衛氣宜於陽則目張滿盛不得入

於陰則陰氣盛故目不瞑衛氣留於陰則目晦滿

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

馬蒼曰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屬腎大

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為陽氣弱而分肉不解而消

濕則分肉不解為陽氣弱而消則陰氣留於陽而消

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為陽氣弱而消則陰氣留於陽而消

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為陽氣弱而消則陰氣留於陽而消

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為陽氣弱而消則陰氣留於陽而消

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為陽氣弱而消則陰氣留於陽而消

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為陽氣弱而消則陰氣留於陽而消

留於上焦則上蒸不通飲食於胃則中焦滿實致
虛氣下留於腑不能下行於陽故卒然多臥也
黃帝曰善治此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厥誅其小
過後調其氣者渴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
之苦樂定乃取之

馬蔚曰此言治前諸邪之法也自大惑論善忘已
下七項雖非外感皆內有邪氣爲病也治之者必
有其法或藥或針皆分之以責其小過之在何經
蓋凡有病皆可以補爲通而自善亡已下非重大
之病故謂小過其邪氣則邪之正氣虛則補之
然人所以致此疾者有如九氣論言氣志苦病生
於厥等矣及素問血氣形氣論亦云然則此乃其
病本所生也必既定之而後取穴以利之耳
張志聰曰其臟腑者先謂其五臟六腑之精氣
神志其小過者去其幾邪也後謂其氣者謂其
榮衛也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其灸刺熨引甘藥
醪醴以取之著志者精神魂魄忘意者氣樂
血氣之所榮也故苦則傷神形勞則傷精氣矣

素韻篇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勝負受數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
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濡津液
和潤變化而赤爲血和潤筋脈先濡溢乃注於絡
脉者盈乃注於經脈陰陽之氣行於經脉而行於
周身則氣行於皮肉有道有里與天同行而無
不得休止須知切而遇之其實者則從循之之法
以去其實所以爲則不足而爲虛也蓋去其誠
則邪氣滅矣若久留其誠先後刺一斯則從實之
之法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爲實也由是血
氣已調形氣乃持故見血氣不否余已知之但應
病之所由生其成敗死生更近始末可以輕度也
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切而謂之從虛去實
周則氣消則失氣則水道爲
渴則氣不足則氣消則失氣則水道爲
血氣已調形氣乃存余已知血氣不與不平未知
寒氣之所從生底敗之病死生之期有寒近何以度

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脉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
合紀故天宿头度日月薄陰地運失紀水道流滯草
葉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適民不往來巷聚色居則
別離裏氣猶然謹其故血脈衝衛周流不
休上寒星宿下寒經數寒邪客於振落之中則血泣
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術氣凝之不得復反故寒暋寒
氣化爲熱寒暋則腐肉腐則爲瘍瘍不溴制燔箭
箭刺則傷骨傷則體消不得空不得空爲虛枯
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解脫漏塞於五臟臟傷
故死矣

馬蔚曰此詳言瘧鬼之所由生也帝言胃受穀氣
化爲精微之氣其空氣出於上焦出寒竈司呼吸
以行於十二經脈之中上絡谷而瀕孫脈內則津
液和潤變化而赤爲血並則孫脈先濡溢而後
注於絡脉絡脈者満而後注於經脈陰陽者經此
其行有經有別吸而爲行之一宗氣之所行也
不得休止須知切而遇之其實者則從循之之法
以去其實所以爲則不足而爲虛也蓋去其誠
則邪氣滅矣若久留其誠先後刺一斯則從實之
之法去其虛所以補則有餘而爲實也由是血
氣已調形氣乃持故見血氣不否余已知之但應
病之所由生其成敗死生更近始末可以輕度也

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切而謂之從虛去實
周則氣消則失氣則水道爲
渴則氣不足則氣消則失氣則水道爲
血氣已調形氣乃存余已知血氣不與不平未知
寒氣之所從生底敗之病死生之期有寒近何以度

使然毒從下而出也

發於經名曰天疽其度大以赤黑不急則熱氣下
入腹瀉前發任脉內黑肝肺黑肝脾十日而死矣
馬蔚曰此言天疽之勢急當急治之若治之緩則

其瘡堅而不癢者爲馬刀挾縫急治之

馬將曰此言馬刀挾縫之瘡當急治之也

張志聰曰瘡在廉痏之間堅而不癢者此皆馬刀
瘡於名曰井疽其秋邪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
入腹不治七日是矣

馬將曰此言井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瘡者筋中之分宗氣之所居也宗氣出

於陽明故不早治則下入於臟而傷陽胃氣胃

氣傷則七日死矣

馬將曰此言井疽之當早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甘疽色黃狀如穀實故常苦寒然

急治之去其寒熱一黃死後出黑

馬將曰此言甘疽之當急治而死後有黑也穀本

名黑疽即黑疽也

張志聰曰疽足厥陰陽明之部分故粗發於此

其名曰甘其名也者狀如穀實故名也

枯葉之實也陽明從太陰之化氣陰從少陽之

化陰陽互交故往來寒熱也急治之以去其寒熱

者黑疽即黑疽也亦不急治者三十

疽至十年而後發乃死後出黑者謂之將死之

候然後出黑而死此即乳石岩金之證也夫寒熱

變於疽者名曰米疽治之以化石欲想而長

康忍之蜜以膏六日已勿裹之

馬將曰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張志聰曰散下亦詳繫之部分者言其小也治

之以砭石者猶亦浮淺也毒氣在於皮膚之謂六

日則氣已周而來復故已勿裹之者使毒氣外泄

也夫毒發於筋部者反熏蒸而死發於臟部者易

已此言淺深內外之別

衣坐於簾上令汗出至足

馬將曰此言女子有敗氣之瀧而有足之乏法也

黃蘆子之連翹也同連翹及草根各一升共二升

煮汁乃強飲之

馬將曰此言女子之病宜如大難之法以灸之

則不至偏傷督脈乃水草牽連翹各一升

發於腹脣名曰脫疽其狀不甚變而瘡頭微凹不

急治之三十日死矣

馬將曰此言脫疽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者黑疽即黑疽也亦不急治者三十

疽至十年而後發乃死後出黑者謂之將死之

候然後出黑而死此即乳石岩金之證也夫寒熱

變於疽者名曰米疽治之以化石欲想而長

康忍之蜜以膏六日已勿裹之

馬將曰此言米疽之有治法也

張志聰曰散下亦詳繫之部分者言其小也治

之以砭石者猶亦浮淺也毒氣在於皮膚之謂六

日則氣已周而來復故已勿裹之者使毒氣外泄

也夫毒發於筋部者反熏蒸而死發於臟部者易

已此言淺深內外之別

期也

張志聰曰股陰足三陰之部分也以火毒而無於

陰部故名赤施六十木之成數十日陰數之終

閔士先曰股陰者足少陰之分也兩股之內者足

太陰厥陰之分也

發於麻名曰瘡瘍其狀大惡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

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

馬蒼曰此言疵瘍之狀堅不可破而柔則可破也

張志聰曰瘡者創之會足少陽陽分也若不變者

名與皮膚相周而不赤也其狀如大難而色不變

者毒在外之間也蓋少陽主施故其色赤如火此

而爲寒爲熱也如堅石者勿近石之字石之則尤毒

氣入於內也須其柔矣而石之者生毒氣出於外

也少陽主裡可內而可外也蓋堅石者毒氣尚未

透發柔則發於外故有外內生死之分焉

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

馬蒼曰此言瘡孔之發於前者不分陰陽而皆死

也節者關節也其節之外廉爲陽內廉爲陰

張志聰曰此論瘍孔之發於背側者合之一下

一椎每椎有節之交神氣之所通出入者也相

應者內應於五臟也發於陽者發於二椎而內應

於肺氣發於四椎而內應者發於七椎而內應於肝

而內應心臟也發於陰者發於七椎而內應於腎

藏發於十四椎而內應於膀胱發於十四椎而內

應於督脈也自日月之終也三十日月之終也

閔士先曰瘧者委也病者阻也上古以瘧疽發於五種

諸瘧之發於外者曰瘧瘍發於內者曰瘧瘻

馬蒼曰此言四淫之蓄憲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四淫者邪氣淫於左右之太少也少陽

之處少陰陽而命名後世以發於昔者曰發背發

於臂者曰臂癰疫受之古今之命名各異焉凡癰疽

發於筋者乃骨空之處是筋熱所出之空非死微

也惟發四肢之內外筋者皆不治之死證

發於肺名曰癰其狀赤全晝急治之不治害人也

馬蒼曰此言癰瘍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此言癰瘍者發於胫名曰癰瘍者發於陰

而其狀赤至骨微而外也故曰急治之不

治害人也猶言外敵之來害人也大衛脈者十二

經之河也與少陰之太絡起於野下出於氣街循

陰股內廉邪入胸中循脇內廉下入內踝之後

此脉客於衛脈之中則血溢不通如有名揚之微

脈也

發於內踝名曰太痏其狀瘻也不變數石其軀而

止其裏熱不死

馬蒼曰此言走痏之狀宜之而可以生也

張志聰曰此脉客於足少陰之脈而爲暯也大瘻

疽之要有病氣內於足少陰而外者有垂氣之形

而毒氣走於內者此謂留於筋而不行故名曰走

緩其狀若瘻而赤也是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

之下屈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上入髓

內故畜數石其輪其形而止其寒熱蓋足少陰

秉先天之水火故爲暯爲熱也

余伯采曰風寒熱之發於少陰

瘻瘍也發於足上名曰四淫甚狀大難急治之百日死

馬蒼曰此言四淫之蓄憲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四淫者邪氣淫於左右之太少也少陽

主初陽之生氣而發於腎臟太陽乃腎之麗而爲

諸陽主氣故當急治之不則陽氣傷而百日死矣

發於足少陰名曰癰瘍其狀不大初知小指發急治之

去其患者不消癰瘍益不治百日死

馬蒼曰此言屬雜之當急治而否則有死期也

張志聰曰此寒邪客於足陽明之脉而爲暯也足

陽明之脉起於足大指大指之屬兒故發於足旁

名曰屬離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者木之氣色

也不急治之以去其黑則寒浮而土取矣

姚士英曰少陽太陽之氣生於下焦故邪客於下其狀

陽明之脉生於中焦邪客於下其狀不大

蓋葛絡傷氣木傷也

閔士先曰初知小指發

者初發如小指其狀縮而長乃邪在經絡之形

也衛氣鬱之則圓而塊矣

發於足指名曰就離其狀赤黑死不治亦累不死

不急治之不則死矣

馬蒼曰此言腹痛有生死之辨而病勢不差則當

折其指否則必至於死矣

張志聰曰此足少陰之毒從內而發於外故曰脫

瘻謂從陰而脫出於陽也發於足指者發於足

指也脫輪綱曰足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

下則別者行人踝出屬土入大指之間注者絡

夫足少陰秉先天之本水火其狀赤黑者水火之淫

故不生不死難解去其指則散氣注

於諸經之絡而死矣

黃帝曰太子嘗謂伯昌曰君猶猶留於

經脈之中則血泣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蒸則肉腐肉腐則爲然不能宿者猶不爲焦枯五臟不爲傷故命曰
卷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浮盛下陷肌肉筋膜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壅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

馬勃曰此言癰疽之別癰輕而疽重也癰疽本皆熱證然癰肉為成瘡而不內陷於骨故雖不爲枯五臟不爲傷疽則筋骨良肉皆無餘而下陷於肌膚筋髓者枯內連五臟其輕重如此

疽者上之皮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馬勃曰此又言癰疽之別即其皮之堅澤可驗也張志聰曰上文分別部位之陰陽死生此總論癰疽之淺深輕重蓋人之血氣流行經脉出入而溼邪半得發易無常且氣乘有身寓邪客有微甚足以死生成敗各不同齒內經論癰疽所發有因於喜怒不測飲食不節縱嗜而致者有因於臟腑之寒熱而成者本篇止論外因之邪少有留滯則爲癰疽矣是以聖人立九氣之法配合三才之道以同造化之功立數十萬傳之竹帛利益後世使天下同歸生老之門聖人之教化大矣



藝術典第八十九卷

醫部要考六十九

扁鵲難經

上經

涓善曰此書固有類例但當如大學朱子分章以

見記者之意則可不當以之立類紙卷之篇章

也今觀一難至二十一難皆言脈二十二難至二

十九難論經絡流注始終長短度數奇經之行及

病之吉凶也其間有云脈者非謂尺寸之脈乃經

脈之運也三十難至四十三難言衛三焦藏腑

腸胃之詳四十四五難言七衝門乃人身養生之

用八會為急病在內之氣穴也四十六七難言老

幼胎察以明氣血之盛衰言人面脉案以見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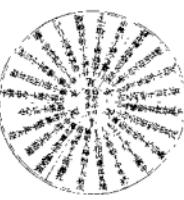
積聚泄利傷寒雜病之別而繫之望聞問切醫之

能事畢矣六十二難至八十一難言臟腑笑俞用

針補導之法又全體之學所不可無者此記者以

賴相從始終之意得矣

圖中從始脈經注流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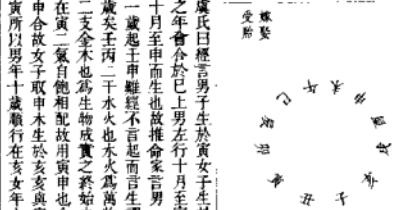
脈經諸陰為寒

太陰足太陽少陰足厥陰少陽

足太陽少陰足厥陰少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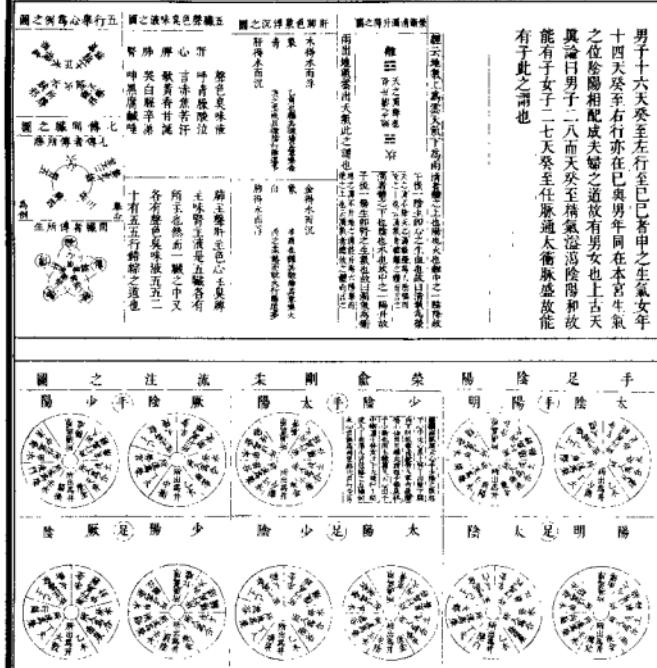
圖中之圓



虞氏曰經言男子生於寅女子生於申謂其父母之年會合於巳上男左行十月至寅而生女右行十月至申而生也故推命家言男一歲起丙寅女一歲起壬申雖經不言起而言生謂生下已為歲癸壬丙丁壬水火為萬物之父母本德在申金德申合故女子取申木生於亥亥與寅合故男子取寅所以男年十歲舉行在亥女年十七歲適行在亥

涓善曰右寸手太陰陽明金生左尺足太陰少陰木太陽少陰水生左關足厥陰少陽木厥陰少陽水生左手太陽少陰火太陰少陰火通右尺足太陰陽明土生右寸手太陰陽明金此皆心主少陽火手心主少陽火生右腎足太陰陽明土足太陰陽明土復生右寸手太陰陽明金此皆五行于母更相生養者也

男子十六天癸至左行至己巳者甲之生氣年十四天癸至右行亦在己與男同在本宮生氣之位陰陽相配成夫婦之道故有男女也上古真論曰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稱氣溢渙陰陽和故能有子女子二十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脉盛故能有子此之謂也



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
滑壽曰十二經謂手足三陰三陽合爲十一經也
手經則太陰肺明大腸少陰心太陽小腸厥陰心包少陽三焦也足經則太陰脾陽明胃少陰腎陽膀胱少陽肝少陽膽也皆有動脈者如手太陰脈動中府雲門大府腋白手陽脈動合谷陽谿手少陰脈動極泉手太陽脈動天經手厥陰脈動勞宮手少陽脈動禾筍手太陰脈動箕門衝門足太陽脈動衛陽大迎人逆氣衝手少陰脈動大腸脈谷足太陽脈動委中足厥陰脈動太衝五里陰脈足少陽脈動外丘膽經之類也謂之經者以榮衛之流行經常不息者而言謂之脈者以血氣之分表體者而言也故經者往也脈者往也越人之意謂凡此十二經有動脈如上云云今並不取乃獨取寸口以決臟腑死生吉凶何耶
然寸口者脈之大會乎太陰之脈動也
滑壽曰此篇謂太陰之脈動也謂之經者以手太陰魚際却行一寸之分氣口之下曰關口尺云者首手太陰所屬之處而手太陰又爲百脈流注明會之始也五臟別論帝曰氣口何以爲五臟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而見發於氣口也蓋樞第一篇云脈會太沖至厥陰行奇恒之注自太陰始注謂先以氣口太陰之脈定四時之正氣氣